



·工人学哲学·

两种宇宙观

怎样学习“矛盾论”第一节

姚永抗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致 讀 者

亲爱的工人同志們：

看到你們紛紛組織哲学学习小組，高高地舉起了馬克思主义的紅旗，我們感覺到无比的兴奋，并且迫切地希望能够为你們做一些工作。

据我們了解，你們除了要閱讀毛主席的著作之外，也要看一些密切联系工厂实际的通俗哲学讀物，作为参考；同时，你們学了哲学之后，需要有一个发表自己的意見的园地。因此，我們就决定出版一套“工人学哲学”丛书。这套丛书，将由熟悉工厂情况的实际工作者和理論工作者来写，特别是要由你們自己来写——写心得体会，写自己对某个哲学問題的看法，都可以。

現在你們看到的这本书，就是“工人学哲学”丛书当中的一本。在这本书里，作者根据上海求新造船厂工人学习“矛盾論”第一节“两种宇宙观”的經驗和他个人的体会，具体地說明了在学习这一节时应该怎样抓住中心，怎样联系实际。这本书不但可以直接指导学习“矛盾論”第一节，而且

書中所介紹的學習方法，在我們看來是具有普遍的參考價值的。

你們對“工人學哲學”叢書有哪些意見和要
求，請及時告訴我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9月

毛主席“矛盾論”的第一節是兩種宇宙觀。兩種宇宙觀互相對立，一種是正確的，一種是錯誤的。我們學習矛盾論，就是要學習和掌握正確的宇宙觀，這種宇宙觀叫做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同時，也要克服和反對錯誤的宇宙觀，那種宇宙觀就是形而上學的宇宙觀。因此這一節所談的都是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十分重要。

我們工人可以領會毛主席的思想，學懂“矛盾論”，掌握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這一點是十分肯定的，絲毫也不能動搖。但學習時，也需要講究一點學習方法，否則本來是很通俗的東西，也會弄得你莫名其妙的。我們求新造船廠不少哲學學習小組，在學習這一節時，就曾經碰到過一些問題，有過一點教訓，也有一點經驗。

有的小組一上來就鑽名詞，那樣學法，必定要走彎路。過去我們廠船體車間的哲學學習小組，在學習兩種宇宙觀時，就曾經犯過這個毛病。開始，他們光鑽名詞：什麼叫“對立的統一”，什麼叫“形而上學”、“玄學”、“庸俗進化論”等等，鑽在牛

角尖里，出不來，學習小組差一點垮台。他們對形而上學這一個名詞，確曾花過一番功夫，有的人奇怪為什麼叫它“形而上學”，他們說：這四個字就難聯得起來，結果大家扯，扯不清，就去翻新名詞字典，但是越翻越糊塗，反而從形而上學扯到玄學，從玄學又扯到鬼身上去，有的同志索性就大談其鬼，對有沒有鬼的問題，展開了一場熱烈的爭論。結果呢？我仍然是我，形而上學仍然是形而上學，一兩個鐘頭學四個字都沒有學得會。你看，學習方法不對頭，多麼糟糕！其實，“形而上學”這個名詞，毛主席在“矛盾論”中已經作了解釋，他說：所謂形而上學的宇宙觀，就是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觀點去看世界。這個解釋是再清楚也沒有了，為什麼我們還要追求“形而上學”的出典呢？我們又不當考古學家！

我們幾個車間的哲學小組開始時差不多都碰過這個釘子。切忌鑽名詞，這是我們的教訓。特別是兩種宇宙觀這一節，不少地方涉及到哲學史上的問題，對我們初學哲學的工人同志來說，一開始去鑽這個東西，是沒有多大好處的。

我們的一點經驗是：學習這一節，必須抓住中心，同時聯繫生產、生活上熟悉的事例來理解文

件的精神，边联系边领会，边学边用，这样就会越学越有劲头，我們几个学得較好的小组都是这样学的。联系实际应该抓住中心，抓住了中心，联系实际就容易上路。上面說的那个船体車間哲学学习小组，沒有垮台，他們吸取了教訓，找到了联系实际的正確方法，后来他們学习劲头很大，有时連开交通車的时间也忘記了。

下面想就我个人的体会，談談学习这一節应该抓什么和怎样联系实际的問題。

学习两种宇宙观，根据当前的情况，可以主要抓这样两个問題：第一，事物究竟是不是發展的；第二，事物为什么会發展。学习第一个問題时，着重要求樹立不断躍進的思想，批判躍進有底論。学习第二个問題，在弄通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道理的基础上，認識事在人为，反对“条件論”，駁倒“伸手派”。

事物究竟是不是发展的？

对这个問題有两种回答。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回答說：事物是不会变的，或者說，变來变去都是老样子（既然变來变去都是老样子，那就等于不变）；而唯物辯証法的宇宙观則回答說：事物是在

不断变化發展的。

那末究竟誰說的對呢？我們來看看事實。

別的不談，就看我們的工廠吧。我們的工廠天天在變，原材料進廠，變成各種各樣的零件，裝配成一台一台柴油機，死的鋼鐵，經過人的勞動變成了活的機器；船台上一天一個樣，前幾天還是空蕩蕩的兩根滑道，但過了幾天，船的形狀就出現了。我們這次船台上兩條貨駁的合攏，前後只有六天時間，工人叫它“日長夜大”。在這樣的事實面前，誰還能說事物是不變的呢？

形而上學的專家們說：變是在變，但變來變去都是老樣子。這種說法根本不對。有許許多多過去想也想不到的事情，現在不斷在出現。最近聽說有些農民學習米丘林，把辣椒和南瓜接種，結果種出來的辣椒像碗那樣大；又把玉米和西瓜接種，結果西瓜子像玉米，而玉米的味道又像西瓜。這難道能說是老樣子嗎？再說我們求新廠，八九年來就大變樣，解放初期只有一百多人，現在發展到幾千人；過去修修配配，現在成批製造；鉚釘工解放前很吃香，但現在吃不開了，電焊代替了鉚釘；一台150匹柴油機，裝上一個小小的“廢氣透平”，馬力一下子就提高到250匹，甚至還要多，這不但

是求新厂过去沒有，而且还是我國第一台哩！再看看：过去法國大老板和他的走狗欺壓工人，胡作非为，要打就打，要罵就罵；現在工人当家作主，人与人的关系平等了，干部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有时候还到工地送飯送水，工人当了厂長，当了大学生，当了發明家，……这一切在解放以前难道能有嗎？

事物明明是在發展变化的，为什么那些資產階級形而上学專家却硬要說是不变的呢？这除了他們思想方法本身片面以外，根本原因是他們害怕变。他們專靠剝削吃飯，就怕工人懂得真理，觉悟過來，推翻他們，叫他們剝削不成。因此他們就叫喊“天不变，道也不变”，“將本求利，天經地义”。什么叫將本求利呢？就是剝削；什么叫天經地义呢？就是不变的东西。总之，他們千方百計想要說明剝削是“永恆的真理”。为了証实他們說得正確，于是他們就硬說剝削是从開天闢地起就存在的。过去有，將來也有，那就是說消滅剝削不可能；过去沒有，將來也不会有，那末社会主义、共產主义的新制度也就不可能建立，这就是他們真正的目的。很明顯，他們是要欺騙羣众不要起來鬧革命。但是，世界的發展变化是客觀存在的，不是誰說了算

的，因此他們這種論調必然要破產。在蘇聯、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這樣的謊話都已經破產了。

我們工人不存在什麼剝削不剝削的問題，但我們同志對發展觀點是否都已十分明確了呢？那也不一定。在当前躍進再躍進的形勢下，一個較突出的抵觸思想就是“躍進有底論”。有人問：“鼓足干劲，鼓到什麼時候為止？力爭上游，游到什麼地方為止？多快好省有沒有底？”或者說：“生產到頂了。”“躍進差不多了。”等等。總之，他們認為生產發展是有止境的，簡單的說，就是躍進有底。這種認識實質上就是形而上學的宇宙觀，因為他們雖然也看到發展，但認為這是暫時的現象，到了頂，就不再發展了，就成了靜止和僵死的东西了，這不是形而上學是什麼呢？有這樣思想的人，最容易自滿和松懶，他們取得一点点成就，就認為已經是好到不能再好了。我們把漁船建造周期從351天縮短到82天，船一下水，有的人就在盤算了：“82天差不多了，可以松一口氣了。”因而就滋長自滿松懶情緒。這種思想如不克服，生產怎能躍進再躍進呢？唯物辯證法認為：事物是在不斷變化發展的，舊的不斷死亡，新的不斷成長，無窮無盡，這個世界就越變越好。人類起初使用

石头和木棒作为工具，后来有了铜器，铁器，以后又有机器，并且逐步发展到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化学化等等，现在人类已进入原子时代，但这是不是到顶了呢？当然不是，苏联已有几个大卫星上了天，一旦人类踏上别的星球，那时候，不知道还会有多少新名堂呢！

干劲无穷尽，上游无止境，多快好省没有底，这就是结论。事实上也是如此，过去造一条船需要几年，上海市八面红旗之一的江南造船厂造五千吨海轮和平28号，开始计划18个月，后来压缩到16个月，14个月，10个月，9个月，最后只有五个多月的时间就全部建成了。今后是不是还能缩短呢？那是肯定的。我们厂去年造一条250匹混合式拖网渔轮，需要400多天，今年逐步缩短到351天，七月份全厂职工在总路线的鼓舞下，决心学江南，赶江南，一下子就提出缩短到82天，最近有一股风刮来，说只要60天就够了，这一传说反映了同志们跃进再跃进的愿望。

事物为什么会发展？

事物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在这个问题上唯物辩证法战胜了形而上学，赢得了第一个回合。那

末，事物为什么会發展的呢？对这个問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回答說：事物如果会發展，那末原因不在于内部，而在于外部，即是外力的推动。既是外力推动，那就說明本身不动，轉弯抹角，根子仍是事物不变。唯物辯証法的宇宙观則認為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是事物内部存在的矛盾，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就是全部問題的答案。

究竟誰說得对呢？我們仍然來看事实。世界上任何事物的發展都决定于事物内部存在的矛盾，无一例外。社会怎么会發展的呢？这是决定于社会内部的矛盾，即生產力与生產关系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旧之間的矛盾呢？还是决定于外部条件，即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呢？事实証明决定于前者，而不是后者。1949年以前和1949年以后，我國的地理环境並沒有發生什么大的变化，气候条件也差不多，但是我國社会却起了根本的变化，推翻了帝國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在中國的統治，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原因在哪里呢？就在于人民和三大敌人的矛盾的發展，人民戰勝了三大敌人。今年生產大躍進，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也沒有大的变化，相反有的地区却是在很不

利的气候条件下獲得豐收的。原因是什么呢？从全國範圍來說，就因为通过一年多的整風运动，打退了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这是敌我矛盾），正确地处理了人民内部的矛盾問題；同时，確立“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批判了保守落后少慢差費的路綫，从而出現了躍進的形勢。那末，外部条件有沒有影响呢？譬如說，当前國際上东風壓倒西風的形勢，对我们進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沒有关系嗎？是的，这一國際形勢对我國進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極其有利。但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同处在东風壓倒西風的國際形勢下，南斯拉夫就沒有發生社会主义大躍進，他們出的却是現代修正主义。

人的变化也是如此。为什么一个人变好了或者变壞了呢？主要决定于这个人的階級本質和主觀能动性，环境的影响关系很大，但这不是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求新厂修造車間有一个右派分子，在交代时說自己是受了社会上右派分子的影响，做了右派分子的应声虫，对右派言論發生了共鳴。这顯然是撒謊，騙不了人，只說明他在低头認罪時，还死抱住形而上学观点不放。为什么別人不

但不受右派的影响，相反積極起來維護黨和社会主义的利益，在黨的領導下，击退右派分子的進攻，而偏偏他就对右派分子發生共鳴呢？一究根源，原來他長期受資產階級家庭教育，几年來拒絕黨的教育和思想改造，这就是他成为右派分子的根据，外因只是通过内因才起作用的。

政治上如此，技術上也如此。一个工人能不能成为多面手，能不能提高技術，决定于他思想觉悟高不高，技術上要不要。名师出高徒，有一点道理，因为名师对徒弟起影响作用。但如果說名师必出高徒，就有点过分了，許多老师傅都有这样的体会；学不学得好，关键在于自己要不要，自己不要，师傅本領再大也沒有用。

过去我們造一条漁船要400多天，而現在只要82天，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条件差不多，場地还是那么大，設備也沒有什么增添，人員反而比过去減少了一些，特別是科室人員減少了很多，那末为什么生產反而躍進了呢？原因也應該从工厂內部來找。有許多东西变化很大，例如：去年全厂技術改革只有几十件，但今年几个月就有几百件；过去不少同志沒有下班就洗手了，但現在却下了班还不肯走，有的同志为了試制新產品，一連三天三夜沒

有閉眼，还有个別同志正在休養，在療養所睡不安穩，也來勞動，有的工人說自己是“七進七出”（早晨七時進廠，晚上七時出廠），但更多人却是“不進不出”（帶了鋪蓋來睡在廠里）；過去有的工人羨慕計件制，現在計件制工人主動提出取消計件制，他們說：計件工資現在已成為大躍進的絆腳石了。……這一切都說明，根本原因是通過整風運動和總路綫學習，思想覺悟提高了，因而干劲大了，腦筋也開竅了，生產就隨着躍進了。

我們廠的漁輪建造周期縮短為82天，受江南造船廠五千噸海輪83天下水的事蹟影響很大，事實上這種影響不僅來自江南廠，而且還來自各處。有的同志在家里，常常碰到親戚朋友來問：你們求新造船廠哲學學得不錯啊，為什麼技術革命和生產躍進的消息報上不大看到？弄得我們同志很尷尬，要求發奮圖強。總之，全國大躍進的形勢在逼着我們前進。但我們有些同志說：沒有江南廠五千噸海輪83天下水，就不會有求新廠漁輪周期縮短到82天。這種認識將外因看成決定因素，是不對的。為了說明這個問題，不妨再舉一個例子。去年我廠造250匹漁輪需要十三、四個月，而中華造船廠造一條破冰船（大小相似）却只有8個月，

这股風早颳來了，但我們誰也沒有動，因為當時右派分子還在向党進攻，工廠內部的敵我矛盾還沒有解決，外界影響雖存在，也不起作用。

一個生產小組、工段、車間或工廠完成或者完不成生產計劃，根本原因都不在於外部條件，而在內部，這就是我們平常講的不應該強調客觀原因的道理。

有的同志還不服氣，他們說：車床要轉動，一定要靠馬達帶動，船下水，沒有千斤頂推就下不去等等。這裡指的是機械運動。對機械運動來說，外力推動的作用是比较明顯的。但是即使是機械運動，外因也是通過內因起作用的。船不合攏，千斤頂再推也推不下去；機床結構不符合規律，馬達力量再大也拖不動。

這樣說來，我們是否排斥外部條件的作用呢？也不是。我們是非常注意分析各項條件的。在一定條件下，外部條件還可能起決定作用。例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或者船已造好，就等潮水，這時候，東風和潮水就起了決定作用。但是這只是指“萬事俱備”和“船已造好”來說的，如果萬事不俱備，那末尽管颳東風又怎能火燒赤壁呢？船沒有造好，潮水再大也無濟於事。因此，歸根結底，決

定的因素还是内因。

懂得了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道理以后，我們就要反对“唯条件論”和“伸手派”。这二者都認為事物發展决定于外部条件，而忽略了人的主观努力，因此都是形而上学的。我們厂里也有这种人，他們有下面两种表现：

第一，他們認為要躍進可以，但一要場地，二要設備，三要人。这种同志不懂得：如果增加了場地、設備和劳动力，那还算是什么躍進呢？更主要的是：工厂生產的發展并不决定于場地大小，設備好壞和人数多少。例如銅仁合金厂，是一个弄堂工厂，只有160个职工，設備非常簡陋，若論条件，他們只得甘拜下風，但他們却成了市委表揚的八个先進工厂之一。他們大鬧技術革命，全厂80%以上的职工都参加了科学技術研究活动，十个月中生產了錳銅絲、无縫鑲管等几十种高級合金和其他產品，今年計劃总產值要达到1,500万，和我們厂作比較，无疑是一面大紅旗。决定的因素是什么呢？当然不是机床設備等这个那个条件，而是他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認真地貫徹了党的羣众路綫，依靠广大职工猛攻新技術。有的老工人說，过去講的“七分机器三分人”那句話，現在不適用了，

現在至少應改成“三分機器七分人”。這樣改法有道理，人的主觀努力是主要的。

第二，有少數工人這樣說：“你只要拿東西來，我來做，要多少有多少。沒有東西，躍進就不談。”對這種同志應加分析，他們督促科室做好生產準備工作是好的，要多少有多少的幹勁也是可貴的，但也應該指出：這種想法有不對頭之處，因為事情發展總是不平衡的，在平時，要想什麼都備齊也不可能，在大躍進時，困難就更加多了，碰到一點困難就哇哇叫好呢，還是碰到困難積極想辦法克服好呢？當然是後面一種人好。有些同志思想上存在着一點條件論，他們只看到困難條件，看不到人的主觀努力可以改變這種困難條件，因此遇到原材料和協作件一時供應不上，就急躁埋怨。這些同志應認真向江南廠工人學習。江南廠工人在安裝和平28號時，客觀困難才大呢，下水以後艙裝時主機、推力軸、鍋爐等都沒有到手。按照“條件論”，只好雙手一攤了事，但江南廠工人不是條件論者，他們在這裡運用了唯物辯證法，發揮了主觀能動作用，將困難變為順利。推力軸沒有，就先做一個模型放上，不影響裝中間軸；鍋爐沒有來，就先劃綫定位，不影響裝管子，等等。和平28號的提